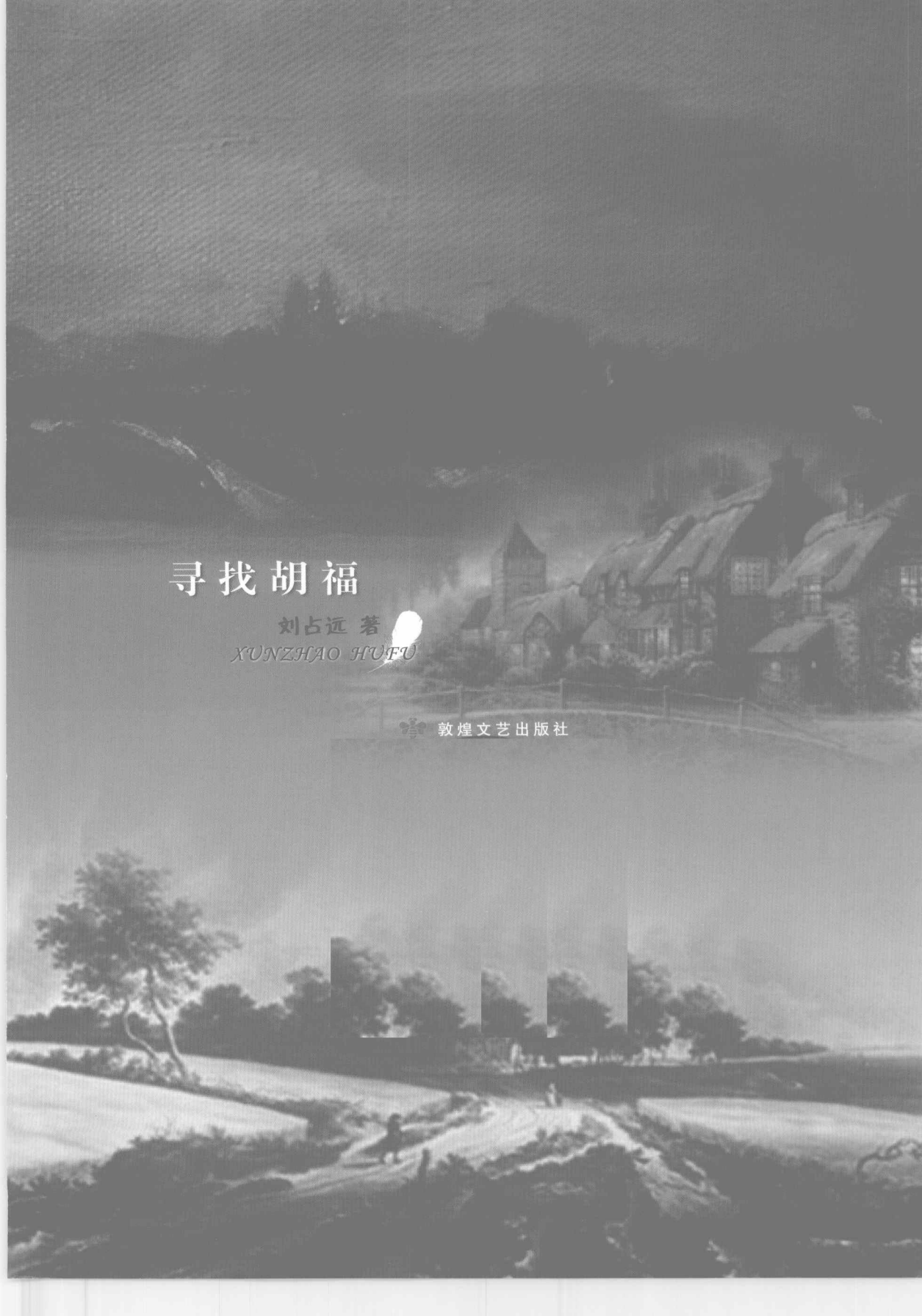


胡福带着一件重要的东西消失了，
多年后人们才想起要寻找他，胡福在哪儿？

寻找胡福

刘占远◎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寻找胡福

刘占远 著
XUNZHAO HUFU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胡福 / 刘占远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5468-0067-7

I. 寻…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6112 号

书 名 寻找胡福

作 者 刘占远 著

责任编辑 王忠民 刘仕杰

封面设计 余 岚

版式设计 石 璞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2.25

插 页 3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书 号 ISBN 978-7-5468-0067-7

定 价 28.0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LIUZHANYUAN

刘占远，1955年生于北京顺义。油画家，心理学硕士。做过农民、工人、编辑及教师。自幼喜欢绘画与写作，几十年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油画作品，发表了《亦庄蓝领》《海归创业中关村》等报告文学作品，亦有《旅伴》《白猫》《中国城市批判》等短篇小说和专题评论散见于报刊杂志。多年在两个领域的创作探索实践，形成了特立独行、自由无羁的艺术风格和不趋世风的视角。



—

这是一个散发着清新空气且浓荫笼罩的村庄，灼热的阳光在树冠上烘烤着大地，越发对比出小村的生机与安逸。远望去，茂密磅礴的树冠争宠样地一团团密布起来，生怕落在下面，尤其季风荡漾时那碧波的轻舞让人陶醉在大自然的召唤之中。

孩子们也许更有声有色地表露着天地间的生气，他们在河汉间戏水打闹。有的男孩儿扯着高高的嗓门唱着当地的歌谣，吵吵嚷嚷好不快活。油滚滚的精灵在清冽的溪流里钻来钻去，更远一点的河道上还不时荡出一条小船来，几只鱼鹰端立船头，悠扬的小调从小船上传来，在林间久久萦绕着，岸上的一条黄狗与旁边的小女孩愉悦极了，狗的尾巴由衷地左右摇动，小女孩在一旁翘着小嘴忽闪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

在唐娴的记忆深处，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处在被浓郁的绿色所包裹的幻想世界里。她的确不知道人们终究幻想什么，但生活一直充满兴致。那青瓦白墙的老宅里，一直都挂着钱记的唯一一张照片。照片不大，但经过装饰确有几分庄重。那个镜框是她特意找村里的王木匠做的，那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木框，王木匠制作那个木框用了三天，最费时的是木框边上的两层雕花和着漆。做完之后，她反复擦拭才小心地将照片镶嵌到镜框里。

面对眼前的瓦砾与黄土，竟又真切地再现了那片荫翳快乐的小村的景象。虽然光阴静悄悄地从她的额际间掠过，但最初的景象总是钉在眼前，霎那间，那片绿荫就被带雕花的镜框框住了，河汉里的快乐男孩也收住了欢笑，变成一个目光忧郁、门心顶着一个钱记的愣小子。她似乎一见到他就消失了，也许还没有真正地认识他。是的，那一天他就是从这条道走的——一条在青草间画出的红褐色的线条。最初的爱被希望轻轻的一撩拨，就化作了无法回收的思恋。

后来，那条青蒲中的褐色线条上三三两两地点缀上了白色的纸钱，她才被吸引去追寻了老长老长的路，然而最终也不知道那个纸钱的尽头在哪



儿。唐娴由此陷入了迷惑之中，再后来也有过晴朗的时光，那就是邮差从遥远的北方为她捎来一张钱记的照片，为此，心理豁亮了许久。

二

唐娴小的时候被锁在家里修读书经之类，囿于唐姓乃属书香世家，虽家财无几，但依靠两世教书先生的积攒，生活不会出现太大问题。能让唐家自豪的是，唐家的院门外是一道高高的挂着水锈的白墙。这道白墙的顶端设有高耸的雕花饰物，下面有整整齐齐的由黑框包成的一道小门，小门的边上伸出几只黄中带紫的丁香花，近几步，就是青石砌成的河岸，河水总像一面镜子那样反映着这道白墙从来没有被风吹皱过，绕过那里才能看到那条通向外面的小径。这显然是唐家的标志。除了这个特点外，就是家里的各式存书：为人修道、数理计算、说文解字、天文黄历、占卜爻卦、医药典籍，无所不包。只是唐家无男儿，娴父也就将女儿培养为盼，期待以后能继父业。母亲虽慈，与读书人为妻自感到育人的使命，就是男人不告诫在三，她也识得学习关乎未来的重要。终日陪在女儿身边，砚墨背书，母女两个欢乐于摹得一个好字，背熟一篇经典。间或照看那条护院的黄狗。有时她也对着黄狗背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像唱歌那样，那条狗闪动着眼睛似乎在思考，有时索性就疲倦地闭上，只有苍蝇落在上面才不耐烦地眨巴一下。唐娴几乎没出过门，那只黄狗是她唯一的朋友。每每父亲布置好作业，将书笔包裹挎于肩上出门时，都要叮嘱母亲监督女儿习字作文。一个女孩家却也没有什么不安分，日子照常进行着。突然一日的中午，远远地传来笙管之音，那悠扬之声由远及近，尤其唢呐吹得最为响亮，那条黄狗追出门外狂吠不已，唐娴随即放下笔墨也追了出去，她看到前面一簇乐手吹吹打打悠然向前，脚下踩着白色的纸钱，最前面隐约可见像是一座金色的宫殿在缓缓移动，出于好奇她还是跟在后面，这时一个蓄着络腮胡须的人，搭着布麻兜赶来，将散落在地上的纸钱捡起来又装进了布兜。他见到唐娴咧着嘴笑了一下，又歪着头看了看，格格地



笑起来，唐娴只管低头不语。她被他吓坏了，连那个黄狗也只在一边失声地叫着，等母亲赶来，才算给她解了围。母亲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胡福，又是哪家人仙逝了？您有很久没到这边来了。”

“一个姓郎的贵妇人，在降世她的贵子时血崩了。”胡福答。

“那，你知道她在那边儿被安排在什么地方？”母亲问。

胡福看来急着想走，就随便说大家都是平等的，临走时告诉母亲会得到一个外孙。母亲听了，迟了很久才向胡福告别，但他很快就消失在那盘树丛后面。这只是偶然的一瞬间，却给幼小的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显然心事沉重，回家的路上，即便树荫下传来喧闹的溪水声也没有使她激动，尽管这是第一次发现这里的快乐。

那天晚上，唐娴久久不能入睡，耳畔不停地回响：不知是蟋蟀的欢唱还是胡福那伙儿的笙箫。她像看到了街上由喧闹的鬼魂组成的乐队在堂皇过市，那些家伙身体发亮在由暗红色的火光铺成的景象里欢快地跳跃狂舞。她发现只有胡福那个络腮胡须的男人是真切的，他在不住地向天空抛撒闪闪发光的金片，每一次都博得欢呼，他是街市上的主角。其他的家伙，尽管他们狂欢的厉害却没有记住他们的形象，因为她熟悉了胡福，她开始认识这个家伙。这一夜，她紧张极了，紧紧地将被子裹住头，偷偷地观察着外面的场景，生怕让胡福看到，她希望知道胡福这个秘密，却又对胡福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物充满畏惧。

第二天，母亲要她习字，她却呆呆地望着前面的天空出神，母亲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唐娴没有做出反应，于是便将手拭向她的脑门，看唐娴没有发热，便问：“你怎么啦？”

“那个胡福是谁，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唐娴问。

母亲这才知道她可能是被胡福吓着了，于是，岔开话题要女儿到外面散散心。打开房门一缕阳光温和地照进来，这时，唐娴才感到外面世界的温馨，于是心里轻松了许多。她不过八岁，对世界的好奇要远远地强于她的母亲。不管怎么说，胡福的出现给她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她和那条黄狗随在母亲的身边，过石桥，沿门前的小路散步，湛蓝的天空中



嵌着几朵雪白的云，草甸子那边就是由几十棵摆着婀娜枝干的杨榆林，巨大的树冠扑散地层层叠加起来，变幻着四季的色彩：由一抹淡绿逐渐随时间变翠、变浓，然后又如挂满金粉的飞毯，在秋日的辉映下泛着迷人的光彩，偶有冬天的圣洁里那婀娜的枝干黑黝黝寂寞在坦白的丘坡前面。

在闲情逸致的时候，连木讷的母亲都惊讶原来自己的家园如此地美丽，更何况才从读书的兴致中逃出来的唐娴，这种恍如避世的感受简直使她不愿意再回到从前的日程里。慢慢地阳光开始强烈起来，像徐徐揭开的纱帐，天地间逾显明快，她们被吸引到树下，才发现在清冽的溪叉间滚动着一群男童，与时而可见的小鱼争靓。她们愉快地驻足在绿茵间，忘记了由胡福带来的苦闷，即便在这儿谈起他的故事也是轻松愉快的。

“胡福看上去挺吓人的，其实，他的命很苦，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他的父母是谁。他居无定所，以乞讨为生，后来，邻村大户尤老爷过世他就干起了撒钱人的差遣，这么一来，也不知从哪来的神经他能算命，都非常灵验，后来都传说是阎王赋命于他，也就不再把他看作人，人们都很敬畏他，称他为使者。”母亲一边介绍着一边把目光投向水里，还喃喃道：“奇怪了，胡福多少年来一直那样。”

唐娴没有更多地 will 注意力投放在母亲说这些内容上，她的兴趣是被河里的男孩自由无虑的快乐吸引去了。

他们在追逐，击水，溅起的浪花闪着片片银光，“我也想到河里去。”唐娴激动地脱口而出。

“不！你是女孩子。”母亲否定道。

“为什么女孩子不能去水里。”唐娴问。

母亲摇摇头：“大概就是这样安排的。”

“娘！你看，那个脑门有一片红记的孩子真的厉害，几个人都抓不住他。”唐娴被那个钱记的男孩儿吸引住了。母亲也看得乐不可支。

正在母女俩陶醉在这乡村风光之时，身后传来了胡福的笑声：

“这个地方美吧！跟你说，这样美好的景象有的是，你们就生活在这样如画的世界里。不过我发现你们这些村民并没有认为生活是美好的，总是



希望到另外的世界去寻找。”

“原来是胡福先生呀。你今天怎么这么清闲，得空到我们这里来。”唐娴的母亲发现胡福在身边，赶忙向他恭敬地问候。那条黄狗没有生气地叫了一声就藏到唐娴的身后去了。唐娴的注意力也从河边转移到胡福的脸上，她没有害怕，只是感到神秘。乱蓬蓬的头发闪着几缕白毛，胡须围住了三分之二的脸，黝黑而油亮的脸使一双嘲蔑的眼睛越发鬼异。幼小的心灵总是愿意将一些未知的东西和一个形象联系起来，现在，胡福就充担了这样的标志。尽管他的一切是那样的陌生，然而，她开始产生这样的认识：可能他知道发生在生活中的一切。于是，她开始投向她的好感。

“那个带记的男孩一定是个有出息的男孩，她与你们家有缘分。”胡福沉吟了一下，“不过，你家先生定要花功夫教育他，至少这一代会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美好。”

听了胡福的话唐娴也觉得顺心。只是母亲有些忧虑，她认为姑娘还小，愿望上还是期待找一个城里的人家，但愿望归愿望，城市离这里太遥远了，再说胡福的话应该引起重视。于是，母亲顺应胡福的意思：“是啊，那孩子在这些男孩当中挺争强。”

胡福向河那边看了一会儿，又端详了一下唐娴，然后晃了晃头，叹了一口气就向他们告别了：“我还有事，西坪坝有个苦人死了。他解脱了。”

望着他的背影，母亲刚露出的阳光又阴沉下来。

三

唐父自谦出外教学数月，将挣得的几片银元交给了唐母。唐母接到这几片银元只是唉声叹气：“你的学问就换这么几个钱，家里如果再多一口也就连饭都吃不上了，虽说你读的书是不少，可书能当饭吃？”

对于妻子的这种埋怨自谦决不贴附：“你要知道，那几个在城里做了大官的人都是我的门生。咱们周围读书人多了才能富甲一方。”

“你还是盘算一下唐家的后继之事吧，要不苦你三辈子。”唐母告诫道。



她突然想到了胡福的提示,将自谦一把拉过来,悄声地告诉他:“我几天前见到了胡福,他是专门来拜访的……”

自谦止住妻子的话,不屑一顾地否定道:“读书人只信孔孟,你说的不就是那个为死人撒钱的胡福吗?”

“你听我把话说完,那个胡福指出,河塘里的一个生钱记的男孩定有缘于唐家。”唐母决心把意思表达完整,“前面的树林下每天都有一群精灵在那儿戏水,其中有个男孩,门心生一片像铜币大小的钱记,那不光是一片红记,记得上面还画出龙一样的图案来,这孩子特别争强,胡福遂指他与我们有缘。”

自谦听说生有钱记的男孩与唐家有缘后开始重视唐母的话。因为《爻易》里指出:“生得正门钱记,数及偶,故大贵。”

“我见见那个男孩儿,他在哪儿。”自谦开始表露喜色。

唐母挖苦道:“你不是不信胡福吗?”

“不信胡福是真,书上说的绝不可欺。”自谦回答。

不管怎样,丈夫遂了自己的心愿,唐母还是蛮欢心的。于是,那个钱记男孩儿被招到唐家,对自谦要他接受教诲一事满心欢喜,唐家顿时充满了活力。从此,唐先生尽可能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两个孩子的教育中。书屋的活跃,引来好奇的邻居倚在门外欣赏。唐母每次邀及邻里屋内就座均被礼谢。时至多日,有邻居要求要送自己的孩子前来就读,自谦喜不自收,教起书来更是兴奋无比,后来学生逐日多了起来,课堂索性移至那片丛荫之下,流水潺潺,翠鸟叽叽,书声朗韵,好一派太平图景。

“吾十有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从此,这偏僻小村万籁有声。

不知不觉这里的孩子在树冠的荫底下度过了十年时光,唐嫔也出落成一个姑娘,与钱记也心底有猜,开始羞答答逾近逾远。自谦夫妇看在眼里更是心顺意随,商议着让他们结婚的事。自谦似乎并不更多在意,但唐母自打认识了那个孩子,一直就盼着他们长大,以了自己多年的心事。在出门的路上,唐母有意安排他们两个在书屋里习书,自己随丈夫出来,以便



在路上有时间商议一下。

“他们也是十七八的大人了，当初收钱记时，我们就把希望压在了这孩子身上，现在看来，你还真是个读书人，这个生了红记的男孩的确聪明过人。”唐母称赞着。

他们走在那条由青绿托出的褐色小路上。唐母手里拿着丈夫的行李跟在后面。自谦话不多，一直在思考，偶尔回头与妻子交流几句。

“她到了该婚的年龄，他也到了离开这里高飞的时候了，他不应像我那样没有远大志向，他能使唐姻更幸福，使唐家有希望。”自谦说。

他们离开家门已经很远，很快就上了一条留着很多车辙的大路，不时地有些马车经过，看着沿深深浅浅、曲曲折折的辙痕行进的马车，自谦深有感触地对妻子说：“走踏出来的路就必须沿着旧辙，不然轱辘就无法越过辙壑。只有开一条新路才能随心所欲。人生也是这样。”

“你是说钱记能够开辟新路。”唐母解读着丈夫的话。

自谦肯定地点点头。

这时，土路的前面晃出胡福的身影，渐渐地由远及近。显然，在他们相遇的时候，自谦夫妇的态度俨然有别，自谦不过是客气地同他打个招呼而已，并没有把他当成什么向人们传说的那样是天地人的“三重信差”。妻子也像乡里人认可的那样：胡福的意志是不可违言的。

其实，除了丈夫被书里的道理迷失住了，其他的人都看到了胡福身上的神奇之处：从他一副憨态愚钝的脸上，从那双近乎呆滞的眼上就能够传递出对每个人命运的解读。他虽然按惯例不过是“撒钱人”的角色，但每每要在事前事后点破死去人的命途。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人们区别出他的特殊身份，更何况他多少年不变的形象，似乎他永远不老。因而，唐母一定是深信不疑的。

他们相遇寒暄后，胡福错过一段路，在原地站着，像发现了什么盯着他们。本想和胡福交换一下想法，只是丈夫忙着赶路，就疏于叫住胡福。

她将他送上了一挂驮轿的马车，丈夫上车后叮嘱妻子等他授课回来再考虑孩子的婚事。



“知道了，你早些回来。”唐母答应道。目送马车消失才发现胡福在不远处等着她。她一怔，心想：该不是胡福发现了什么吉兆。

“你的先生，哦。”胡福停住了。

“胡福，我的先生有什么不好吗？”唐母急着问。

“你知道，我应该不怎么关注预言，一般情况下，我从来不向人传述将要发生的事，等到一个人走到生命的终结，他自然就会得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对于任何人这都是毋庸置疑的，只是你们唐家，白谦先生的作用关乎着周围乡邻们的生活，我才希望与你交换一下看法。目的是要有个准备。”胡福回答。

他们说着来到家里，落座后，唐母将丈夫留存的上等好茶拿出来招待胡福。胡福打听唐姻与钱记是否在家里，唐母告诉他，他们在门外的林荫处在教学，胡福说只有观察他们后才知道未来怎样。唐母要他告诉他们何时成婚，于是，陪着胡福绕过外门的门壁，打开门，胡福发现在一百码外的林荫水叉处，席地坐着十几个孩子，钱记于前面授课，唐姻靠在树干旁阅读。他们远远观察后又回到屋内。

“据我看，你应尽早使你的女儿成婚，这样，钱记可依所学拓展宏图，不然他只能追随于我了，如那样，他只能一个人独享，将不能给你们带来幸福。”胡福呷了一口水。

唐母附应着：“如向先生学习那不是出道更大吗？”

胡福连连说：“我所识之事全为另一世界所为，人们日常并无受惠，即便能提前预知，除了增加痛苦根本无法绕开，又有什么用，这个与生活没有任何关系，还是让他为你们创造幸福吧。”

唐母没有再说话，只是希望能够从胡福那里得到更多的预告，因此，除了适当地为他斟水外就眼巴巴地看着他。她相信胡福。她想问丈夫有什么值得担忧的事要发生，但又怕知道不吉的事，支吾了一声又咽了回去。

远处不时从树林那边传出隐隐的儿歌声，“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儿歌悠扬动听。胡福不无感慨地表示：“人间的一切多么美妙哇！”



唐母也激动了，一颗泪珠从眼角滴落下来。

四

自从丈夫走后，唐夫人就陷入思恋之中，她期待他快些回来决定家里急着要做的事。但，一天早晨，门缝夹着一贴纸钱告诉她，“她的丈夫或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的心血即将耗尽。”

这则消息使她尤为不安，“怎么解释呢？”于是她每天到门外观看胡福是否从这里路过，以便从他那里知道丈夫的下落。

然而，眼前除了那方葱翠的景象和风雨阴晴的天气变化，她谁都没有碰到，就连胡福也似乎消失了。唐母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作为女人，有些事她不曾拿主意，家里失去男人的思恋与心情的低迷使她有时在桌子前一坐就是老半天，并非在思考，而是处在木纳中，甚至眼睛都不眨一下地望着窗外，希望突然飞过一个新的信息激起她的生活热情，她想哭，但是，毕竟没有得到最后的消息，囿于荒唐的缘故一定要将眼泪压回到泪腺里。然而，唐娴敏感地发现了母亲的怪异，问她怎么了，母亲只是摇摇头。

女儿进一步追问她：“你是担心父亲没有消息？”

唐母没有回答。

“放心好了，他也许有许多教务要做，一时脱不开身，迟早他会平安回到你身边的。”唐娴解释道。

听到安慰，唐母眼眶里无声息地滑落了几滴泪水。她真的陷入了心性的滞胀。她想将那贴纸钱从抽屉里取出来，又怕坏了女儿的好心情，没有这样做。女儿的出现使她暂时舒缓了一些，她继而意识到：到了为女儿做决定的时候了。

“钱记他该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了，不应总是守在这一方水土，早点找到依靠，我也许到远处寻你的父亲去，如果他还是没有消息。”唐母对女儿说。

“你认为胡福的预言真的那么灵验吗？”女儿问。



“我想这不应怀疑，多少年来所有的人都这样重视他，不管你是否愿意，相信事实总像他预言的那样。”母亲回答。

唐娴本不想相信胡福不属于普通的人，现在她怀疑自己的态度是否正确。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母亲藏在抽屉里的纸钱和上面记述的内容，当时她真的不知所措，最后只好强迫自己认为这事无关轻重，就将纸钱又放回到原处，佯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又过了多日，唐母越发发慌地扩大了她的搜寻范围，到老远的大路上去等。一天有一人家出殡，胡福先是沿途撒了许多纸钱，唐母在路旁叫住胡福，没等她说话，胡福便问：“姑娘的事办完了吗？”

她预感不妙地摇摇头。

胡福失望地说：“你应该尽快将女儿的婚事办了，否则就没有机会了。”

唐母慌张了，忙答应：“就办，就办。”

胡福向前走着，她在后面紧紧地追上几步：“自谦真的永远不回来了吗？”

“你见到送给你的那张贴子了吗？”胡福问。

唐母站住了，他目送胡福向前面走去。

第二天，唐家的门上多了一对红红的喜字。

有邻居议论，“唐家的男主人没有回来，是不是遭遇了不吉。”

不管怎样，钱记与唐娴向端坐椅上的唐母做拜，算是正式成了亲。

“母亲在上，男儿身负重托，为了唐娴的幸福，为了这一方水土的荣誉，一月后就打点行囊踏上开拓我们唐家的基业的历程。决不让先生失望。”钱记表示。

没有自谦先生在场的婚礼，气氛显得相当凝重。这一场婚姻看上去不是为了男欢女爱，更像是受托于什么使命。如果说具体的使命是什么，恐怕连钱记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反正受过文墨点拨的人总是要把心膨胀起来。当然，这一块水土愈发显得小了，任何一个人只要有机会膨胀，他的生命就会脱开他的肉体而去。



新婚的第二天，唐母就在胡福的引导下离开了家，尽管女儿死死地抱住她，不想她离去，但她的态度是坚决的，她对她解释说：“我总是要找到你父亲的，如果我们能一起回来不是更好，你要服侍好钱记，你的未来就全靠他了。”

胡福的消息真的灵验，在唐母刚为女儿办完婚事的时候，就带着一架驴车接她上路了。临走时，胡福从肩上搭着的马袋子里翻出一张据说记载着二十万两白银的龙票交给唐母，唐母看着银票的面额又惊又喜，因为这是她小时见到过的钱样，像这样大的面额只有皇宫里才能见到。她的手本能地颤抖起来：“先生怎么会这样慷慨。”

胡福笑了一下：“像你这样虔诚的人，到哪儿都会受到尊敬。我这里有每个时代的钱……”

说着，他将手伸进马袋子掏出一把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纸币，接着解释说：“我这里有各个时代的钱，贵人到那边肯定也要带图案和有色彩的钱，一般的人也就是白纸钱了。”

听到这里，唐母忙不迭地双手抱揖：“那我要先谢谢胡先生了。”

唐娴与钱记无法理解胡福要带母亲去哪儿，尽管唐娴在一旁不住地抽泣，唐母还是坐到了车上。钱记拦住车子，问胡福：“你真的知道父亲自谦在哪儿，那你为什么不带他回到家里。”

“我只是见到了他的影子，那个地方很大也许是一座城市，一个叫博旺山的地方，起先他是在郊外的那些村落的学堂里执教，后来那些村落也就成了城市的一部分，虽说不是便于寻找，但那座城市的官员可以从典籍内找到他是否属于这座城市的公民。”胡福向钱记解释，不时地观察唐娴的表情。

“你们回去吧，守住你们的家园，那里的一切都留给你们，反正我要和你们的父亲在一起。”母亲掀开灰布帘安慰道。女儿又一次赶到她面前，用手紧紧抓住母亲的手怀着不相信的语气说：“你和爸爸要早点回来。”

母亲瞬时将那款大钞塞给了唐娴。

“放心吧，找到你父亲我们不会漂在外面的。”唐母回答着掰开了女儿



的手指。钱记也无可奈何地让开了路。胡福跨上车子告诉：“夫人坐稳。”就用木棒敲了驴的屁股一下。

驴子开始沿那条褐色的小路挪动，钱记急着问了胡福一句：“什么时间回来？”

只听驴车的前面回应一声：“谁都无法知道是哪一天。”

伴着吱呀呀的驴车声，唐娴捏着这张不知道拿去哪花的大钱呆住了，两只脚像钉在地上一样。

等驴车走了一段，到了快要归入一条更宽的公路，唐娴才意识到要追上一程。说来奇怪，尽管她发疯似地追赶，驴车却总是在她的前面不紧不慢地走着，她为无法缩短这段距离而苦痛，就立在原地静静地看着车子消失在那片茂密的林荫后面。钱记也惊诧：她如何追不上那驴车？

天气阴沉沉的，除了风声，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唐娴失望地扑在钱记的怀里，两个人四只空洞的眼睛对视着喘着粗气。钱记看到了她手里捏着的龙票问：“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钱，也许已经过了一两百年，不知道还能不能兑换。”

“那你就换换试试看。要是胡福真为我们赐福，我们就用这个钱给父母修一个大宅院，等他们回来。”唐娴表示。

“恐怕这个钱不能用。试试也无妨。村上有几个钱庄。”钱记也这样认为。

然而，钱记却将那张大额龙票掉在了地上，就在他们正欲拾取的时候，一阵微风吹过，将纸币吹到了空中。既而却又飘得更高，看来他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消失了。那张纸币一直被他们目送着飘过树林的后面去了。他们相互失望地看着对方，此时谁也不能解释这种反常的现象意味着什么。

五

教书先生自谦的家乡世称“楚乐庄园”，坐落于丘陵湖叉间的青白屋舍



将山水点缀得颇有灵气。多少世纪以来,村上人家栽种稻菽,采茶制饮之余对诗弄墨,说文论道。尤为村前的那片老林,上游有一大湖经沟岔将水溪入林间,由于林苍冠重,即便烈日如焰,这里也是一派阴冽,常有书人在此授道,孩子们也戏水喧闹,生机盎然。

自从不知何时从外乡来的一位乞丐将丧事用的纸钱,收集起来又在四乡抛撒,那纸钱却变成金色,诱得人们哄抢,人们便不再依恋这个太平秀地。除了不懂事的孩子们依然快乐在那林间溪水中,年轻人大凡结婚成家便要不安分起来,他们手里捏着这金色纸钱,按乞丐引出的路线出了那层层丘陵构成的世界。据说,手握的这张金色纸钱是通向未来世界的请柬。都是乞丐编造的故事至今无人考证,反正持柬晋见的人没有回来向那些企图踏上这条道路的人汇报未来世界的情况。人们之所以相信那个乞丐的话,是由于他作出的预言总能准确兑现。这个乞丐就是现在的胡福先生。“楚乐庄园”的人们议论起胡福总要追问“是否他只关注这里的人们”。具有好事者称,他曾在几百公里外的乡镇向当地人说起胡福来人们都点头称是。由此断言,胡福属于这个世界,属于所有关心自己命途的人。

传说“楚乐庄园”的祖太刘公曾正式地邀请过胡福。那一次说来很有趣,据说是邻村的瞎五死后的事。那一天正是胡福报的丧,他走门串户请求乡亲们凑点钱送瞎五上路。每到一家,他都说,瞎五人世惨淡要大家行行好把最后的事办得像样子一点,求得来生换个命途。有一天,家人传报说胡福要老爷求见,刘公早就想考察一下胡福的来头以证实是否可信。于是,就邀他进了堂屋,胡福毕敬毕恭地向刘公谢了礼,坐在铮亮的条案前,刘公抿了一下胡须,细细打量胡福,胡福显得有些局促不安,这局面被身后的巨大壁镜重叠地反射出来。刘公没有讲话,心里盘算着:如果他是一个神,应该拒绝人间烟火。如果他是一个人,就不会知道安排人,预知人的命运。

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僵持着。刘公微闭着眼睛端坐着,还是胡福先开了口:“我当然尊重你作为“楚乐庄园”庄主的地位,但我不想在这陪你更多的时间,如果你愿意为常五捐献些钱,那他会走得更光彩些。”